# 凋谢的玫瑰

.

这事得从去年说起。

大学毕业之后，为了能留津，我不得不到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单位工作，这是个房地产公司，每月只有一千

来块钱，活得好不窝囊，这种非人的生活终于迫使我开始了考研的历程。

我开始恢复了高考时的那种艰苦生活，但除了每天啃那些枯燥无味的公式之外，这次我还得忍受巨大的压力，

以及远离家乡的孤寂。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第一次我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年一上班，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击，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的我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望了。

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我经常上网浏览色情网站，每次看完之后都不得不自己解决。这期间我的一个哥们不时地在我

面前大肆炫耀他丰富多彩的性生活，其中不乏详细的描述，大有不破我处男身誓不罢休之意。

可能是传统观念作怪，也可能是我有色心没色胆，再加上考研的压力，我对这小子的诱惑始终不采取实际行动，

虽然我曾经动摇过。

很快就到了十月份，离考试已经为期不远，我却日益烦燥起来，日积月累的压力使我觉得越来越压抑。记不得

是在哪一个晚上了，那位哥们再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终于答应跟他出去「走走」。

十月份正好是天津扫黄打非的时候，原来布满街头小巷的发廊一下子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们俩傻呼呼地

满大街找发廊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一间看起来不正经的理容室，他在前，我在后，

鱼贯走了进去。「两位，理发是吗？」一个小姐站起来问道，她的长相模样实在是不敢恭维。「不，做个按摩，」

我那个哥们老练地回答。「那好啊，躺在这里，」屋子里摆放着一床，我一进屋就看见了。「不，还是到里屋吧，」

「也行，跟我进来吧。」他跟着进去了，看见我没动，他回来拉了一把，「走呀，」「你先进去吧，我在外面坐坐，」

我回答道，就近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

他俩进去了，不一会里面就传出来打笑声，我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好。另一个小姐跟我搭讪了几句，

看我不象那种人，就忙着看她的电视了。

不一会儿，他从屋里走了出来，低声跟我说道，「一百五干不干？」「这么贵？」我吃了一惊。「她说现在严

打，很多小姐都不敢干了。」「她？」我低声问道。「不是，她另给我们找人。干不干？」他又问了一句。「随便

吧，听你的，」我一下没了注意。「那好，就这样定了。」他走了出去，很快又和小姐走了出来。他过来跟我坐在

一起，那位小姐则开始打电话。

没说几句她就撂下了电话，转过身对我们说道，「那几个小姐都没有空，你们晚上再来好吗？」「也行，」我

抢先答道，「走吧，」没有等他说话，我拉着他站走来往外走。「那好吧，我们晚上再来，」他丢下一句话，跟着

我出来了。

「看看别的」，哥们跟我说道，「太贵了」。「长得也不好看」，我答了一句。

我们在街头又晃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没有找着目的地。「过段时间再说吧」，临走时他不无遗憾地说道，「现

在鸡太少了，价钱也贵。」憋了一肚子欲火出来，最终也没得到释放，我只好回家自己解决了。

这样又过了不少日子。到了十二月底，离考试只有十几天了，决定我一生的方向的日子指日可待。公司也发了

仁慈之心，给我放假让我好好准备。然而患得又患失，我那段时间我几乎是吃不好，睡不好，我觉得我快要崩溃了！

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天空飘着小雪，我独自一人，骑上自行车，直奔上次那个美容院。

一路上，我一会自责：连这点控制力都没有，以后还能成什么大事业？一会又给自己找借口：就这一次，以后

再也不去了。

临近目的地，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我不断地安慰自己：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为，不就是嫖鸡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门。

里面的摆设跟两个月以前明显不一样，几个小姐走来走去不知道在忙什么，我正奇怪怎么会没有人迎接我，一

个小姐——严格地说是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是要按摩吗？」她问道，操着浓浓的东北口音。她长得很美，是

那种很纯的美，这种地方居然会有这么美的女孩！不知怎么地，我脑子突然想起了朱自清的一名话：我不禁惊诧于

的她的美了。

我点点头。「到里屋来」，她转过身，带着我进了里屋。

里面一共有三张小床——与其说是床，倒不如说是带有褥子的木板更恰当一些，每个小床用一人高的板条墙隔

开。「里面那张床有人，咱在这张吧」，她指着中间那张床对我说，「把鞋脱了，躺在上面」。这时我才注意到隔

壁不时发出女人的呻吟声，我下面已经起了反应，她注意到了我的表情，说道：没事，我们忙我们的。我依言脱了

鞋，躺在那张小得不能再小的床上。

她开始给我按摩，一边跟我聊了起来。

「你不是本地人吧？」「对。你好象也不是。」「我是东北过来的。你呢？」「我是南方人。」我答道。「你

多大了？」我接着问。「你猜？」「十八吧。」「不对。」「十七？」「不对。」「我十八了。」说老实话，按摩

挺舒服的，难怪这么多人误入歧途。「你是不是专门学过按摩的？」我问她。「是呀，我专业到学校培训过的。」

「你家里几口人？」停了一会，她问道。「我还有一个哥。」「你哥是干什么的？」「他是做生意的。」「做什么

的？」「润滑油。」我答道。她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一愣，然后我也不禁大笑起来。这一通笑把我俩的距离拉

近了，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我装着很随便的问：「听说你们这里还有别的服务？」「什么服务？」她警觉起来。「别装蒜了，你以为我不

知道吗？」「我又不是第一次来。」我装着很老练的样子说道。「你真的想吗？」她低声问道。「是你吗？」「不，

我不做。我给你另找人。」我心里一沉，不会是给我找那些令人恶心的女人吧。「多大了？」「25，挺好的。」一

个很crackwise 的回答，你不知道她说的是指人长得好看，还是服务好。

见我不言语，她又说道：「不过现在很贵的。」「多少？」「一百。」还行，我心里说，嘴里却说道：「还能

少点吗？」「不可能少了，你不知道现在有多难做吗。」这个我倒清楚。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好吧，危不危险？」

「没事的，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个小屋。」「行。你把她叫过来给我看看。」她走了出去，喊道：阿红。

不一会，一个小姐走了进来，冲我笑了笑。由于逆光，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看起来年纪不算很大。「行吗？」

小姑娘轻声问我。「行。」我那时估计已经不能理智地思考了，大概已到了恨不得找个洞就插的地步了。

阿红好象挺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我先拿点东西。」然后走到墙边的壁橱拿了一些什么，灯光很暗，我只看

见了一筒卫生纸。「走吧，跟我来。」她走到靠里边的墙前，把窗帘一拉，然后摸索了几下，只听「依呀」一声，

打开了一个小门。她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跟着她进了另一个小屋，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屋，又脏又乱，而且没有暖气。当中一张破床，上面胡乱铺着脏

兮兮的被子。她走去坐下，说道：「这就是我们的新房，过来呀，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我无可奈何地走了

过去，「这环境也太恶劣了。一会儿就完。」「我是第一次，请多多关照。」我很客气地说。「鬼才相信呢，」她

摸了我下面一把，说道：「脱」。「脱什么？」我实在不好意思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脱衣服，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避

免的事。

「装什么傻？快点脱！」她一面说，一面开始脱衣服，很快她就一丝不挂了。这是第一次看见成熟女人在我面

前脱光的，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十分激动，而是害怕多于兴奋。我一面看着她的裸体，一面脱衣服。她长得并不白，

可以说有点黑，乳房也不大，甚至有点下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臀部很大，可能女人都这样吧。我慢吞吞的样

子把惹急了，她走过来，迅速把我剥光了。于是我也一丝不挂了，但我发觉我并没有充分勃起，甚至还没有到垂直

的角度。

她躺了下去，用一只手托起一只乳房，「过来，吸我的乳头。」我伏下身，胡乱在她的乳房上亲着。她的另一

只手往我身下摸，把我的阴茎往她下身送，「插进来，快点。」TMD ，我心里暗骂了一声，着什么急。老实说，女

人长什么样的我还不知道呢。我把屁股往后挪，对她说道：「等一下，我想看看看你下面是什么样的，我还没见过

呢。」「有什么好看的？」她嘴里说着，双脚却打开了，「快点看。」我把头往她下面移，由于很黑，我必须靠得

很近才能看清楚（想想当时我戴着眼镜的样子，真是够滑稽的），我用双手把她的双腿往她小腹方向推，然后瞪大

了双眼。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只觉得一股酸臭味直扑过来，怎么是这样的？这与色情小说所描

述的情景大相径庭。但我还是忍不住仔细的观察这一我从未见过的新世界。她的阴毛很稀少，只在阴阜有一小撮，

有点卷曲，发黄，并非我记忆中的" 茂密的黑森林".大阴唇向两侧分开，颜色并非是我所以为的什么嫣红色或者是

粉红色，好象和别的肤色区别不大。小阴唇已经露出来了，很小，处于闭合状态。我开始搜索阴蒂，我一直想知道

这神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样的，遗憾的是，我找不到。

" 我用嘴替你弄行吗？" ，替女人口交是我很感兴趣的。" 不，我最讨厌别人这样。" 她的回答很坚决。 "上

来" ，她的手又伸了下来，" 快点插进来。" 我无奈地立起身，往她身上压下去，她用手捏住我的阴茎往阴道里套，

但不知道是她把我弄疼了，还是我太害怕了，我的阴茎居然越来越软，她弄了半天也没插进去。" 怎么进不去呢" ，

她在我下面懊恼地说道。" 你太急了，我还没有兴奋起来，当然是进不去了，" 我说道，" 你先想办法让我兴奋起

来。" 我坐到床边，她也坐过来，用手在我的阴茎上下套弄，" 你真的是第一次？""我骗你干什么？" 我有点不好

意思。" 我完了" ，她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我最怕遇到处男了，什么都不懂。" 她的动作令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阴茎终于无可救药地耷拉下去了。" 不行了，起不来了，怎么办？" 她问道。" 你用嘴替我弄起来吧。" 我又想起

来了口交一词。" 不行，太脏了。" 她又是坚决地拒绝。

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在报上常常见过的词：阳萎。我一阵恐慌：我竟然会有这种病？！

这样结束窝囊我的第一次性爱实在是不甘心，我想想也许是这里的环境太不舒适，换个地方就好了。我终于豁

出去了，我已到了不顾一切后果的地步。

" 要不晚上你到我那时去，行吗？" 我一面穿衣服，一边问她。" 过不过夜？""当然要过夜了。""那可就要多

点钱了。""为什么？" 我当时还真傻，这样的问题也能说出来。" 人家让你弄一个晚上还不多收点吗。" 她笑着在

我脸上摸了一把，" 我今晚让你乐个够。""要多少钱？""两百。都是这个价的。""好吧，答应你。" 我知道她已经

牢牢地控制了我。" 对了，"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住哪里？""不远，五分钟就到了。" 我怕她不答应，把路程

缩短了一半。" 那好吧，你晚上几点来接我？""你几点有空？" 我反问她。" 我先问问老板，走吧我们先出去。"

我和她出了那个小屋，回到了原来的房间。" 你在这里等着。" 说着她进了另一房间。小姑娘走了过来，亲热地拉

起我的手，" 来，先到这里坐坐。" 我拣了一个靠边的椅子坐了一来，她则去给我倒水。

阿红很快就出来了，" 你10点过来吧。""太晚了，现在天气这么冷，早点行吗。" 那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天上

还下着小雪，我实在不想这么晚出来。她想了一下，说道：" 那你九点半来吧，太早了老板不放人。" 老板为什么

不放人，当时我是不知道的，不过现在我明白了。

" 就这样定了。" 我说着站起了身，向门口走去，我只想快点离开了这个地方。小姑娘和她一起送我到了门口，

" 下次再来，" 小姑娘说道。" 晚上记得过来，" 阿红则这样说。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离开那个鬼地方的，我又悔又恨又沮丧，我居然是阳萎！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我这一辈子

就这样完了？天啊，我该怎么办？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心想今晚的好好的吃一顿，再好好地睡它一觉，养足精神，晚上一定要成功。

吃完晚饭，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儿想今晚如果又失败怎么办，一会儿想在家里肯定

没问题，一会儿又想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有心情干这种事！就这样胡思乱想，迷迷糊糊地躺了一个多小时，差不

多九点了。我把房间稍微整理了一下，出发。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我推门进去，这次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两个30多岁、穿着棉大衣的男子正跟老板娘吵着什

么，男的明显是喝了酒。看见我进来，老板娘对我说道，" 她们到另外一个店去，你先坐这里等一会儿。""不忙。

" 我找了个椅子坐了一下。只听老板娘对那两个男人说道：" 我说过不行就不行，她太小了，你们别胡来。""小什

么？都十八了。我们多给点钱不就行了吗？" 我一下明白他们在谈什么了。老板娘又说道，" 我给你们找别的不行

吗，哪个不是一样的？非得害人是不是？""害什么人？她迟早不也得干吗？再说了，她来这里不就为了钱？两千行

不行？""人家可不干这个，还是个闺女呢，她只做按摩。" 老板娘坚持道。" 四千怎么样？" 男的还不想放弃。"

四千也不行。我可不能把人家害了。" 男的有点火了，" 那你干不干？你来，我们哥们俩。""我不干。我给你们找

别人吧。"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这是什么玩意儿，我到底怎么了？我居然和这种人呆在一起！我心中的欲火一下

子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悲哀，一种深深的悲哀。人世间竟然还有这种事，而我竟然坠落到了这种地步。

我站了起来，对老板说道："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老板以为我等得不耐烦了，" 再等一会儿吧，她很快

就过来。""不，不，我明晚再来。" 老板娘没有过多的坚持，" 那你明晚再来，明晚早点来。""行。" 我敷衍了一

句，心想我她妈的再不会来了。

我出了门，有点高兴，到底是没有坠落下去，看来我还有救。妈的，回去好好看书，一定要考上。

回去之后，我的心已经平静下来。后来的日子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想法，我开始好好的复习备考。

一月份，我终于考完了，考完之后我就觉得又完了，我开始考虑选择另外一条路。这时离春节已经不远，我觉

得无脸见江东父老，所以没有回家，那位哥们也没走。考完试我就到到他那里去了，我没跟他提起我悲惨的嫖鸡经

历，他也仅仅问了我考研的情况。然后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热闹而凄凉的大年。

然后又开始上班。我的心情糟糕之极，根本没有心思工作，只觉得人生已失去方向，我开始酗酒。

一天下班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我鬼使神差地绕了一段路，又到了那个地方。

一个我不认识的小姐迎接我，长得挺丰满，一米六左右，不过一看就知道年纪比阿红大。" 按摩是吗？" 她说

话很小声，语调也很平静，也是浓浓的东北口音。" 阿红在吗？" 我答非所问。" 她已经回家了。" 看见我找另外

一个小姐，她有点失望，不过还是挺用平静的声音跟我解释，" 她已经不在这里干了。" 停了一下，又说道：" 我

替你按摩行吗？""好吧。" 我没有选择机会了。

我跟着她进了里屋，躺下。她拿了一个小凳子坐在我身旁，开始给我按摩。她的技术比起上次那个小姑娘来可

差多了，不过我并不在意，我的目的不在按摩。" 你以前没学过按摩是吗？" 我问道。" 没有。我是学洗脚的。"

我很奇怪，" 洗脚还用学？""看你说的，什么不要学？看着简单，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是吗。" 我随口回

道，" 不过你按摩实在不行，要不我替你来吧，我以前培训过的。""我才不信呢，你这个大学生。" 她笑着说。趁

着她乐，我把一只手伸向了她的胸部，一边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学生？""你别乱来，你给按摩要另收费的。

" 她身子一缩，躲开了我的手，" 我当然知道了，到这里来的人是干什么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这么厉害，

那你说说都有什么人？""一下子我说不过来，反正都不是好人。" 我吃了一惊，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

那你呢？" 我想用她的矛戳她的盾。" 我不是好人，你也不是好人，到这里来的都不是好人。" 她站起身，开始给

我捶脚，" 好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她的屁股离我不远，机会来了，我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臀部上，" 你按摩太

不舒服了，你不让我摸你，下次我就不找你了。" 也许这句话起了作用，这次她没有躲闪，只说了一句" 坏蛋" ，

然后就继续帮我捶脚了。我轻轻的在她屁股上抚摸着，她的屁股也是那种我喜欢的，很大，虽然隔着厚厚的裤子，

我也能感觉到她的柔软。我的下身开始膨胀，我慢慢地把手移到裤腰的地方，然后轻轻地往下移动，她扭动了一下，

但没有反抗。她穿着厚厚的棉裤，所以我的手觉得很温暖，很快我摸到内裤，我把手伸了进去。" 不行，" 她想躲

开，我支起上半身，用另一只手拽住她的大腿，那只手则继续往下摸，碰到了柔软的阴毛，我在阴毛中轻轻的抚摸

着，然后手掌向下移动，用掌心感受她隆起的阴阜传来的阵阵热量，我轻轻地转动手掌，手指开始往下摸索，触到

了柔柔的肌肉，应该是大阴唇，我用中指拨动着那两块肥厚的肉瓣，它们已经有些湿润了，我继续拨弄了一段时间，

然后用手指叉开它们，中指插了进去。" 不" ，她低叫了一声，把我的手拉了出来，" 不能这样，" 开始整理衣服，

" 怎么这么坏。" 然后坐在凳子上。

指头带有一些液体，我有点不好意思，但说话却不客气：" 到这里来的都不是好人。" 她笑了，" 有学问的就

是能说。" 似乎犹豫了一下，她说道：" 要不打飞机。" 』打飞机』这一词我不时听说过，但我还真不知道究竟是

什么意思，于是我傻呼呼地问道：" 什么是打飞机？""我也是刚知道的，就是我用手替你弄出来。""弄什么出来？

" 我明知故问。" 你坏死了，" 她脸有点红，" 干不干哪？" 我有点心动，" 多少钱？""你一共给50吧。" 不是很

贵，" 好吧，试试看。" 她把凳子移到我腿部一侧，开始解我皮带，我心里』咚咚』直跳，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她

很容易地把我的阴茎掏了出来，阴茎虽然没有到坚硬的地步，也算是充分勃起了，我抬头往下扫了一眼，只见她把

它立了起来，然后用食指和拇指夹住，开始上下移动，问道：" 舒服吗？" 也许是因为做了包皮切除的缘故，和上

次一样，我又觉得疼起来。我不知道别的哥们是否喜欢打飞机，但对我来说的确是毫无乐趣可言，我实话实说，"

我觉得有点疼。""是吗，那我轻点。" 轻点也没用，我还是觉得疼，阴茎也开始变软了。我坐了起来，" 别弄了。

我们做一次吧。" 』做』是她们的行话，我也是以前来的时候学会的。" 你真的想做的吗？" 她双眼盯着我，接着

又说。" 做就做吧。""多少钱？" 我问道。" 一百。" 她没有任何犹豫。" 就在后面那个小黑屋？""你去过哪里？

" 她还是盯着我，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见过。那里环境太恶劣了，我不喜欢。你今晚到我家去吧。""去你家？

" 她愣了一下，" 就在这里吧。我也不喜欢那里，不过很快就完了。" 我最恼火的就是这句话，在我的想象中，做

爱应该是有前戏、先调情，然后再进入正题的。我坚持说，" 不行。那里太冷了，又脏又乱，而且不安全。" 我说

的实话，那里的确不安全，门口直对一幢居民楼，如果有人在楼上用望远镜的话，肯定能看得一清二楚。

" 我给你生个炉子吧，行吗？" 她摇着我的肩膀，" 行不行？""不行。" 我回答得没有商量余地，然后又放松

了口气，" 你怕什么，我又不是没来过，不信你问下老板。""我不是不信你，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出去过。" 接着她

好象下了决心，" 好吧，我今晚跟你走。""你要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你说呢？""两百行吗？" 她好象挺高兴，

" 行。""今晚我几点来接你？""我去问一下老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 她帮我弄好衣服，然后去找老板。没一会，

她走了进来，" 九点行吗？""行。我今晚九点来找你。""记得来啊。""一言为定。" 她送我出来，临出门还叮嘱了

一句，" 路上小心点。" 我突然有一种感动，一种莫名的感动，但我没回首，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准时推开了那扇熟悉的玻璃门，我一进门她走了过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 我

不想在那里多呆，" 走吧，""你先等一下，我还得多穿一件衣服。" 她跑进里屋，一会儿披了一件大衣出来，" 走

吧。" 我和她出了门，我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她坐在后面，搂着我，" 我还你不来了。" 我有点奇怪，怎么老说这

句话，" 我说过要来的，怎么会不来？""我看你也不象那种人，我最讨厌说话不算数的人。" 一路上，我们聊得还

挺开心，我也渐渐地放松下来。很快到了我家门口，我叫她别说话，象做贼一样把她带进了我的房间。

【完】